

自序

王偉雄

這是我與創馥合著的第二本書，同樣是對話錄，但跟五年多前的《宗哲對話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我們這次沒有扮演角色，而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本對話錄是我們十次筆談的真實記錄，每次都是硬橋硬馬的「交手」，雖然沒有絲毫較量或爭勝的意味，但肯定各自全力以赴，見招拆招，有攻有守，以澄清和論證自己的見解。

是我提議寫這本書的，創馥聽後欣然接受。有這個提議，不但因為第一次合作愉快，寫成了一本我們都滿意的書，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因為我希望更深入地思考幾個大問題，或至少能好好整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而最有效的途徑莫過於跟一位思考能力高、知識豐富、立場可能和自己不同的朋友討論。創馥自然是最佳人選。

說到立場可能不同，其實，基於對創馥的認識，我早已估計他至少在幾個大問題上跟我有大相逕庭的看法；結果證明我的估計是正確的，我們不同意之處甚多，有些可以說是世界觀和人生態度的根本差異。這可好了，假如他和我「同聲同氣」，也許到頭來只是互相強化已有的相同見解，因而難以反省到可能犯的錯誤。每當創馥反對我的看法時，我都被迫深入思考自己是否真的有理；每當他從我沒有

想過的角度看某一問題時，我都有「怎麼我以前想不到？」的開眼界之感。

每個人都有心理、經歷、學養、環境和視角等各方面的限制，無論多聰敏，學問多博大精深，總有盲點、一葉蔽目和兼顧不到之處，需要不斷自省，也需要別人的提醒，才可以衝破限制，更上層樓。這十次筆談，對我來說就是十次自省，十次提醒，十次虛心的學習。

書裏討論的十個問題都是創馥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而相信愛思考的人至少對其中一些問題感興趣。這是十個很複雜的問題，有多個層次和面向。稱我們的筆談為「哲談」，不是因為這十個問題都毫無爭議是哲學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在討論時運用了哲學的知識以及哲學的論證和思辨技巧；無論如何，即使問題本身看來不那麼哲學（例如「人工智能值得擔憂嗎？」），但在討論過程中往往顯示了問題的一些哲學面向（例如人類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雖然我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不是推廣哲學，但希望我們的討論能有少許示範作用，讓讀者認識到一些哲學論辯的特色。

書名「都付哲談中」顯然脫胎自楊慎名作《臨江仙》中的那句「都付笑談中」，但不純粹是文字遊戲。我很喜歡這首詞，百讀而不覺陳腐；每讀到「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都感到一種變與不變的平衡之美，而美中卻有擺不脫的幾分悲涼。這感受，是入世與超越的交疊，也是我思考哲學時經常有的感受。

本書由開始寫作的2019年中到完成的2021年底，歷時兩年多。在這段時間，創馥所處的香港詭譎動盪，而我所處的美國也風起雲湧；不得不提的，當然還有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超過兩年，在我執筆此刻仍在肆虐，不知還會糾纏多久。所謂多事之秋，莫此為甚。當外在的世界令人焦慮失落，哲學思考也許是

一種逃避；但不能抹煞的是，鑽進大問題裏而有撥開雲霧之感，那種知性滿足是巨大而深刻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自序

劉創馥

《都付哲談中》可算是《宗哲對話錄》的後續。在《宗哲對話錄》中，偉雄兄和我輪流扮演「宗信」和「哲懷」兩個分別是支持和反對宗教的角色，但其實在宗教哲學的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真正立場十分接近，心底裏大致上都是「哲懷」。在這本新作中，我們討論的問題廣得多，而且我們不再扮演任何構想出來的角色，只簡單地做回自己，論述自己的立場。有趣的是，我們對一系列問題的分歧事實上頗大，希望也因為這樣，這本書會更值得一讀。

《宗哲對話錄》出版至今短短數年，世界已經變得很不一樣。開始撰寫《都付哲談中》時，剛巧是2019年6月，這兩年多身邊發生的事情經常令人難以專心工作。偉雄兄是典型的學者，喜愛閱讀和寫作；我卻剛好相反，從來看書不多，小時候只會在考試前才讀書，寫作於我來說更是件苦差，而我竟然走上了學術的道路，其實完全是意料之外。這兩年本來是要寫一本有關康德哲學的著作，但結果幾乎沒有下過筆。有幸在這段期間能與偉雄兄合著這本《都付哲談中》，反而成為了我的精神寄託，甚至可謂是我的「救贖」。

我雖然不喜歡寫作，但寫這種對話錄，每一段都十分簡短，不用事先費煞思量構思一個完整大綱；每次只寫一兩個論點，回答一兩個問題，就好像在臉書跟人家討論一樣。這種寫法讓我覺得輕而易舉，在時局荒亂的時候也有心力下筆，甚至有時讓我能在心煩氣躁的時候靜下來，抽身而出作點「離地」思考。尤其當我覺得自己在虛耗光陰、對現世沒有任何貢獻時，寫《都付哲談中》就成為了我的安慰，讓我感到自己不是完全在浪費生命。

我在《宗哲對話錄》也有提及自己在思想上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單是由保守的基督徒到徹底的無神論者，也牽涉與之相連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包括對婚姻、愛情、生死等眾多問題，我的想法都經歷過翻天覆地的變化。《都付哲談中》對我而言是非常個人的，我當然希望它對讀者能有些啟發，但對此我沒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近年香港越來越多普及哲學的文章和媒體，它們很可能比這本書寫得更深入淺出、更踏實、更多日常生活的例子、更容易令讀者產生共鳴。《都付哲談中》主要是我寫給自己的，不外是嘗試整理個人的思想，總結自己多年反省和掙扎的結果。若這本書對其他人有益，都是額外的收穫。

《都付哲談中》本身就是我人生的一個額外收穫。幾年前偉雄兄邀請我合著《宗哲對話錄》，那本來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不單出版了一本書，還建立了一份友誼，對我而言可謂是真正的「雙贏」。我經常覺得自己十分幸運，少勞多得，寫一小半就有一本書，再多寫一小半，就有第二本書，這是真正的事半功倍。「事半功倍」是非常適切的形容，我不是完全沒有付出或沒有能力，但付出遠比我多、能力遠比我高的人多不勝數，他們的收穫卻可能沒有我的那麼豐富。我樂於享受這種事半功倍的幸運，但也明白人生和社會很多真正重要

的事情，即使堅持付出，有時不僅是事倍功半，甚至似乎是徒勞無功。然而，幸運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堅持卻是我們能嘗試的，最終結果也只能聽天由命。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